

我爱你太美好，
只有时光它记得。

下册

匆匆那年



九夜茴 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匆匆那年

下册

九夜茴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匆匆那年 / 九夜茴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562-6

I. ①匆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0292号

书 名	匆匆那年
著 者	九夜茴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特约编辑	罗雪峰 秦 蕊
文字校对	孔智敏 郭慧红
封面设计	 金耀设计室 · 车 球 DO-DESIGN STUDIO
封面插图	邦乔彦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6.5
字 数	494千字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562-6
定 价	42.00元(全二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卷 六 离 别

方茴说：

“再见……我们再见。”

» 01

2005年春节，我和方茴一起回国了。

那时候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对贫困的抗战基本胜利，偷窃导致的自然灾害也已熬过，形势一片大好，我琢磨着接下去怎么也该搞搞四化，向前大跨步发展一下了。

其实以我当时的经济能力，我本来是不准备回国的，但听说方茴要走，我就咬着牙一起买了机票。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总有不切实际的感觉，拢得住人却不一定拢得住心，所以我决定回自己主场，我的地盘我做主啊！

出发那天我帮方茴拎了她的所有行李，Aiba送我们到门口，一脸淫笑地说：“张楠，你丫诡计得逞了吧？”

“没没没！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！”我特谦虚地说。

“方茴，要不你就从了他吧！看丫天天献殷勤那样，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！”Aiba揽着方茴的肩膀说。

方茴低头笑了笑，我放下行李，拽开Aiba的爪子坚决捍卫自己领土：“嘿！吗呢吗呢！勾肩搭背成何体统！我们俩的事，你瞎操什么心呀！”

“哎呦呦，还‘我们俩’，人家跟你了么，你就‘我们我们’的？我帮你说话你还不领情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！再说，我们姐们抱抱怎么了？跟你才危险呢，指不定哪天你擦枪走火，兽性大发……”Aiba搂得更紧，挑衅地看着我说。

“滚吧！跟着你才不放心呢！我们方茴和你可不是姐妹！你快找和子去吧！”我把方茴拉到自己身边，她稍稍挣扎了一下，便不再动换。

我们一路笑闹着走下楼，我特意去和那个韩国眯眯眼英浩打了声招呼，当时他礼貌却黯然的的样子让我浑身舒坦，不自觉地跟人家拜拜了好几次，按Aiba的话说非

常之小人得志。我也没理她的挖苦，我觉得那天自己和方茴的造型很夫妻配，左手一只箱，右手一只箱，要是背后再来个胖娃娃就更完美了。

直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方茴才幽幽白了我一眼说：“你这人太没正形了。”

“是你太不进盐津味儿！”我笑笑说，“就我这么念叨，都不见你感动一下什么的。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脑袋能开窍，拿着旧船票上了我的贼船！哈哈，我一定不介意帮助无辜少女！怎么样？还不把我列为第一候选？”

“我考虑考虑。”方茴垂下眼帘说。

我本来以为方茴一定会无视我的戏言，或者埋怨我的轻浮。她的这个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每个字音在空气中几乎飘荡散去，才进入了我的大脑。

“考虑多久？”我愣愣地问。

“嗯……”方茴好像很认真地思考我的问题，“三……五年吧。”

我悬着的心却因这句不靠谱的话踏实了下来，拐了一个弯，她果然还是没有当真。

“三五年？大姐，到时候你多大岁数了？我们男的可不怕老，越老越值钱！你们女的耗得起吗？”我笑着说。

“那怕什么，小十年我都过来了。”方茴有些寂寥地说。

她平淡的语气让我悲伤，我扭过头，看着漂亮的城市在我们身后不住倒退，两旁的景色模糊一片。我想是不是时间也过得像这么快，悄悄在人身上留下痕迹，然后再模糊了从前。因此方茴就这样，带着满满的过往味道，来到了我身边。而三五年之后，她会去哪里，那里还会不会有我，我一无所知。连自己的未来都无法确定的我们，又怎样去抓住别人的未来呢？

真正踏上北京的土地，我们都深深地吸了口气。望着身边的方茴，我有些欣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和她站在这里我觉得很微妙。她也看了看我，秀气的眼睛闪过了同样的神色，随后我们一起相视而笑。

在机场我见到了方茴的妈妈。徐燕新一看就是个精明的女人，从头到脚的装

扮都无懈可击，透着一股子厉害劲。她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特别的眼神打量我，看似随意的闲聊中，不动声色地就摸清了我所有底细。我自认为落落大方，回答没什么纰漏，相谈算不上甚欢，但我也没多在意。而一旁的方茴却有些不自在，她拉拉徐燕新说：“妈，你别总跟查户口似的行不行？什么家住哪儿，父母干什么的，烦不烦啊……”

“这孩子！我就是和张楠聊聊天，哪像你说得那么夸张！”徐燕新笑着说。

难得见方茴替我说话，我挺高兴地说：“没事，和阿姨聊天挺有意思的！”

“就是嘛！张楠，和我们一起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徐燕新说。

“不用不用！我自己回去挺方便的！”我忙拒绝，虽然嘴上说得好听，但和方茴她妈在一起的感觉还是挺别扭的。

“那好吧！有时间来我们家玩吧！”徐燕新微笑着说。

“好！方茴，那我先走了！我飞机上给你那纸条你别丢了，有我们家电话，有事找我啊！阿姨再见！”我挥挥手说。

“嗯，再见！”方茴看了看兜里的纸条，点点头说。

我走之后，方茴和她妈取了车回家，两个人一路上一句话没说，徐燕新瞥了眼自己的女儿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谁招着你了？这么久不回来，回来就没好脸色。”

“没事。”方茴继续侧脸看向窗外。

“嫌我问张楠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们都这么大了，两人成双成对地一起回来，在国外也一直在一起，我当然得问问了！我可不想什么时候再突然来个电话，蹦出个男孩说是你男朋友！最后折腾得不过了，非要跑到外国去！现在你已经去澳大利亚了，下回还想去哪儿？这辈子不打算回来了？”

“你提这干吗！”方茴恼怒地嚷。

“担心你！”徐燕新说，“我是你妈！你自己不怕我都怕了！你是走了，心里舒坦了。最后还不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！”

“不说这个行么，算我求你。”方茴嘴唇都抖了起来。

“好了好了，怎么还这样子！动不动就急眼，跟你爸一个样儿！”徐燕新看她脸色难看，也不好再说下去，递给她瓶水说，“原来的张阿姨回老家看孙子去了，新来的阿姨是山东的，我怕你吃不惯，晚上在后海那边订了馆子，单屋单席，全是北京菜。估摸着你在外头也吃不了合胃口的，看看，这都瘦成什么样了！”

“我爸呢？”方茴平复下来，喝了口水说。

“去越南了。说是什么生意，非去不可。哼，刚搞出一点名堂他就坐不住，亲闺女回来也顾不上了。当初你奶奶埋怨我不顾家，你也亲他不亲我，现在看看，到底是谁管你多！”

方茴倚着车窗闭上了眼睛，她没细听徐燕新的唠叨，外面渐渐熟悉起来的北京城，让她一阵阵地心乱。

我一回北京就撒了欢，两天一大聚，一天一小聚，和我的狐朋狗友们狠玩了几天，基本就没怎么在家待着。我怕方茴找不到我，一回家就问我爸我妈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，答案一直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明白得很，虽然我总惦记着方茴，但她却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我。这种感觉其实特窝火，可是对方茴，我也拿她没辙。

就在我彻底绝望之前，我接着了她的电话。电话那边的声音有点犹豫，细声细气地问我能不能陪她去王府井买点东西。我本来还想拿架子，但一听到她那种独特的不自信的声音，立马不经大脑反应就答应了好。我们约在王府井教堂见面，挂电话时说“我在教堂门口等你”说得我特荡漾。这也是我的主意，没办法，北京男孩本性，对姑娘实里卖不了乖，嘴上总得捞点便宜。

方茴那天穿了一身白色的羽绒服，远远走来白衣胜雪，我眼前一亮，直勾勾地盯着她看。

“看什么啊！不认识啦？”方茴在我眼前摆摆手说，在家养了些日子，她比在澳洲脸色好看许多。

“我酝酿台词呢！我觉得不说点什么，都对不起此情此景！”我逗她说。

“得了吧你！”方茴撇撇嘴，独自往前走了。

我笑着跟上她，也许是我自作多情，我总觉得和我待了一段时间后方茴改变了一点点。她不像当初那么冷漠偏执，比如说她已不再显示那种红白相间的冷艳颜色，会偶尔露出小女孩般的神态。

那天我陪她逛了很久，不仅买了东西，方茴还在我的撺掇下剪了头。她坐在椅子上不知所措的样子很可爱，剪刘海时睫毛一直在抖，惹得我又想上去亲一口。我坐在一旁仔细看着她，丝毫没觉得时间缓慢。为她整理的小工夸赞我，对方茴说：“你男朋友真好，有耐心！”方茴窘了个大红脸，我却很受用，跟那小工说：“我不着急，你慢慢弄，给我女朋友弄漂亮了就行！”小工又一顿夸奖，方茴瞪了我一眼，我却仍旧美滋滋的。

从美发店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，步行街上的灯都亮了，方茴新剪的头发显得她很小，碎发稍，尖下颏，就像高中生一样。

“好看么？有点奇怪吧……”方茴扒拉着刘海，怯怯地问我。

“好看！特好看！我都自卑了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胡说！我剪头发，你有什么可自卑的啊？”方茴眯着眼问我。

“现在咱俩明显不是一年龄层，估计这回没人猜你是我女朋友了。唉，郁闷啊！”我假装沮丧地说。

“讨厌！”方茴脸红起来，她扭过头紧走了两步说，“你这人就是爱瞎开玩笑。”

我站在原地没动，她忽然在前面站定，夜色中她的身影轻巧而柔弱，灯光在上面打出缤纷的颜色，恍恍惚惚有些透明，好像眨一下眼就能消失似的，而我绝对不想她就这么消失在我面前。

“方茴，我没开玩笑！”我冲着她的背影喊，也许是压抑了太久，说出之后我有种脱力感。

方茴微仰着头，然后慢慢蹲了下去。

我起先以为她羞涩，但后来越看越不对，她颤动的肩膀明显是哭。我忙跑

过去，拉起她急急问：“怎么了？我说错话了？你别生气！我以后不这么说了还不行！”

方茴的眼睛缥缈迷茫，她眼神透过我，看向了我身后。于是我也回过头，步行街上的大屏幕正放着张信哲的《信仰》，当已显得老迈的情歌王子唱到“我爱你，是来自灵魂来自生命的力量，在遥远的地方，你是否一样，听见我的呼喊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你带回我的身旁”时，方茴的眼泪像珠子一样滚下来，落在我的手上。

泪滴被夜风吹过，我的掌心冰凉一片，那一刻我突然感觉，我永远也得不到这个女孩了。

» 02

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在北京听方茴讲她以前的那些事，原先我一直笃定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必然已经能重新开始，可是望着眼前仍含着泪怔怔的方茴，一切皆成泡影。

“哭什么啊，想起他了？”我问她。

方茴默默点了点头，我深吸一口气说：“也不能一直放不下啊！”

方茴看着面前的热巧克力，蒸腾的水汽慢慢上升，她的声音从其中传来，有点缥缈的味道。

“对不起张楠，我现在还是不行。”

“你能告诉我后来吗？后来怎么了？”我不甘心地问。

“后来啊……”方茴的唇边绽放了一丝无奈的笑，我看着她渐渐安静下来，沉浸于匆匆而过的那年之中。

在方茴高二的那个夏天，她第一次见到了陈寻的妈妈张晓华。

之前她也曾看过照片，只不过平面的人立体起来，还是让她有些慌乱。本来她

是不会和张晓华遇见的，早她就张罗着走，陈寻却拉着她一会儿玩玩这个，一会儿逗逗那个，磨蹭许久就听见了钥匙开门的声音。

三个人好像都有点不自然，还是陈寻先打破僵局。

“妈，这是我们班同学，方茴，我们俩对暑假作业呢！”陈寻介绍说。

“阿……阿姨好。”方茴始终没有抬头。

“哦，方茴啊，以前听我们家陈寻说过你，画画特好是吧？”张晓华微笑着说，“贝贝，怎么不给方茴拿冰棍吃？”

突然被提起的小名，让陈寻有些不好意思，方茴低笑着说：“不用了阿姨，我这就回家了。”

“别呀，都到饭点了，就在我们家吃吧！”张晓华热情地说。

“要不就在我们家吃吧，你不说今天晚上你爸不回去么？”陈寻扭头问她。

“还是不用……”方茴还没说完，就被张晓华打断了。

“家里没人？那就更不能让你回去了！就在这儿吃吧！”

“那谢谢阿姨。”方茴狠狠瞥了陈寻一眼，无奈地说。

“客气什么啊！”张晓华系上围裙说，“正好你们俩帮我个忙，出去买点蒜。贝贝，你去屋里床头柜那小抽屉拿点钱，看看有什么方茴爱吃的零食，也买回来点。”

陈寻没等方茴推辞就答应了“好”，他拿了钱，和方茴一起去了旁边的便利超市。

两人一边挑东西一边聊天，方茴埋怨他说：“你也真是的，干吗非留我吃饭？多不好意思啊！”

“那怕什么的，原来唐海冰吴婷婷他们老来我们家蹭饭。你回家就一个人，吃什么啊？”陈寻解释说。

“我不像他们，从小就和你认识，我和你家里人又不熟，自己回家泡点面就行了，省事。”方茴淡淡地说。

“那哪儿成！方便面最没营养了！”陈寻意识到自己失言，忙打岔说，“我妈做饭特好吃，保准你一次吃不够，下回还想来！”

“切！当我像你那么馋？”方茴笑起来。

陈寻见她笑了，也放下了心。他们转了转，买不少巧克力薯片之类的零嘴。

回到家里饭已经做得差不多，陈寻他爸不在，三个人围着一个 small 桌吃饭。张晓华不停给方茴布菜，笑着问她：“你们不是刚分班吗？你选文还是选理了？”

“理科，我和陈寻还在一个班。”方茴举起碗接过了菜说。

“嗯，学理好，报志愿的时候选择多。女孩理科好的少，你学习肯定好，平时也多帮帮陈寻，给他讲讲题。”

“他理科比我好的。”

“听见没有？”陈寻骄傲地抬起头说。

“那也是凭点小聪明！学得一点都不扎实！”张晓华白了他一眼，冲方茴说，“陈寻玩心大着呢！打小就心浮气躁，不爱学习，天天和邻居那几个孩子玩，上学前班的时候，愣是把课本撕了，折纸玩！”

“妈！你别瞎说啊！”陈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哟，我哪儿瞎说了？你不是拿去叠小桌子小椅子，和婷婷玩过家家来着？还是杨晴领我去看的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！”张晓华笑着数落儿子。

“妈！”陈寻偷偷看着方茴，大声叫了起来。

“那时小，大了肯定就不这样了。”方茴垂下眼说。

“那倒是，现在懂事了些，”张晓华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，“你们两个平时也互相督促着点，争取都考上重点大学！”

“没问题！”陈寻夹起一口菜，满脸自信地说。

吃完饭方茴就告辞回家了，张晓华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，又给她装了一袋子零食，笑眯眯地请她下回再来玩，并叮嘱陈寻一定把她送上车。方茴很感激，她觉得张晓华特别和善，是个温柔的母亲，和徐燕新不一样，一点也不咄咄逼人。陈寻也很开心，两个人在大街上偷偷牵起了手，虽然即将进入高三，但他们谁也没有害怕。因为他们都坚信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始终在一起。

新学期报到那天方茴来晚了点。

头一天他们陪着林嘉茉送走了苏凯，赵焯因为家里有事没去，可大家都心里明白，这不过是个推托，他只是不想再尴尬第二次。林嘉茉就像事前保证的那样，没有一丝的难过和哀伤，从始至终都微笑着，微笑着吃饭、微笑着买站台票、微笑着和苏凯挥手再见。反倒是苏凯有些不舍，再三叮嘱她，什么踏实念书、注意身体、常联络之类的。

陈寻特意给他们留了点单独时间，把方茴和乔燃拉到了一边。火车快开之前下起了小雨，林嘉茉没有躲避，一直站在原地看火车慢慢驶去。陈寻撑起衣服，护着方茴到了可以躲雨的棚子下。他扭头看看林嘉茉，又往回跑去，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说：“站雨里就看不出你哭了？别自欺欺人！”

林嘉茉抹了把脸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就你聪明！显什么啊！”

“别废话！快点过来！”陈寻撑起衣服说，“都他妈快淋死了我！立秋了就是冷啊！”

林嘉茉笑着走过去躲在他身下，使劲拽着他的衣服说：“过来点过来点！我胳膊都湿了！”

“嘿！不是你刚才装望夫崖那样了啊！”陈寻瞪她一眼，但还是把她往身边拢了拢。

“你靠我这么近不怕方茴吃醋啊！”林嘉茉坏笑着说。

“拜托大姐！是你靠我好不好！我们方茴才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呢！”陈寻虽嘴上这么说，眼神却还是禁不住往方茴那边飘过去。

方茴那时已经从站台上下去了，正和乔燃凑一起，遮着头往楼梯下面跑，远远看着，两个人的背影几乎合在了一起。

几个人都淋了雨，方茴下午就打起了喷嚏，早早就和林嘉茉一起回家了。陈寻去了乔燃家，他爸他妈都出国了，家里没人管，两人兴致勃勃地推了半天红警。陈寻估摸着第二天报到也不会有什么事儿，就在乔燃家住下了，连玩带聊，折腾到半夜才睡下。

就是因为感冒所以方茴第二天才迟到了，她走在无比安静的楼道里一下子紧张

起来，忙趴在后窗口看。一看不得了，里面的同学俨然已经坐好上课了。方茴忙跑到理 A 门口，硬着头皮喊了“报告”。

班里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向她射去，方茴紧张地低下头，讲台上的女老师冷冷翻开人名册说：“你是方茴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方茴点点头。

“全班只有你一个女生没来报到！”老师皱着眉头说，“去那边的空位子坐吧！怎么高三开学第一天就迟到？陈寻和乔燃也是原来你们一班的吧？侯老师没通知你们还是怎么着？就差你们三个人了！都高三了，还这么散漫怎么行？以你们这样的态度，能考上重点大学吗？是不是现在教育部提倡‘减负’你们就都不担心了？我告诉你们，‘减负’没减在你们这里，只要还得高考，你们就都不能放松！到时候上不了一本线，谁管你‘减负’没‘减负’？在我这儿，高考就是硬道理！”

方茴从小到大没被老师这么当着面训过，当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没带课本，整堂课就像煎熬一样，下课铃一响，她就跑出了门，拿 201 电话卡去给陈寻和乔燃打电话。

“喂……”电话半天才打通，乔燃接起电话的时候还有点迷瞪。

“你们俩快来！今天就正式上课了！”方茴焦急地说。

“什么？不是报到吗？我靠！陈寻，快起床！”乔燃醒过闷来，大声嚷道。

“我也是刚知道，都上完一节数学课了！啊对，你们别忘了带课本！”方茴提醒他们。

“好的好的，我们这就过去了！拜拜啊！”乔燃慌忙挂了电话。

说是快啊快的，这两人却耗到中午 12 点才到学校。毫无意外地，他们被早上那个新班主任李老师训了一中午。方茴在年级办公室门口等着他们，侯老师正巧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她资历尚浅，带不了理科 A 班，被分配到 B 班当班主任了。

“我说你们也太能胡闹了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也不知道收收心！”侯老师皱着

眉说，“我之前还向李老师推荐陈寻当班长呢，真不给我做脸！”

“我们不知道今天就算开学了，新闻不是说暑假不让办辅导班么。”方茴委屈地说。

“这不叫辅导班！叫提前开课！”侯老师瞪着眼睛说。

“那……他们没事吧？”方茴小心地问。

“李老师正说着呢，也就她这样厉害的老师能制住了你们！我是降不了你们了！”

侯老师说了两句就走了，方茴又等了一会儿，陈寻和乔燃才垂头丧气地从里面出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方茴忙凑上去问。

“能怎么样，一顿海批呗！”陈寻翻翻白眼说。

“我不是让你们快点出来嘛！怎么这点儿才到？”方茴责备地看着他们说。

“你问他！”乔燃狠狠瞥了陈寻一眼。

“我也不想啊！”陈寻委屈地看着方茴说，“我们俩出来晚了，他们家有辆轻骑，我就说干脆骑这个去，总比自行车快。我们在平安大街上狂奔，结果后面一摩托死命追我们，我心想这人真他妈没劲，这节骨眼上跟老子拼速度，就催着乔燃快开，我也没回头，哪知道丫是警察啊！操！车没收了不说，还罚款！我们俩一路从平安大街腿儿着过来的！乔燃你也别丧气了，这事真他妈的是点背不能赖社会，命苦不能赖政府啊！”

“你太能折腾了！”方茴叹了口气说，“乔燃你还陪他一块儿！”

“谁挡得住他！”乔燃无奈地说。

“这老妖婆也太厉害了！刚开学就给我顿狗屁吡，出师不利！”陈寻冲年级办公室比画着中指。

“等着吧！够咱们受的！”乔燃摇摇头说。

» 03

果然不出乔燃所料，李老师以后对他们仨一直没好脸，而第一次月考后乔燃就被刷到了B班，好在之前他有心理准备，也不怎么觉得难受。反倒是陈寻一个劲地安慰他，乔燃并不在乎，他觉得在这个班太累了，所谓“减负”在这里就变成了“加正”，离开是种解脱。

因为全是原来各班的尖子生，所以每个人都非常拼命，恨不得连课间都做题，按赵桦的话说，整个一群牲口。不仅如此，老师也都是“特级”或“名教”，坚持秉承严格要求的优良传统。英语每天要求背作文的重点句式，第二天默写，如果默不出来，那就很遗憾了，您就老实地回家抄20遍吧。语文总有数不完的通假字、错别字和文学常识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出不到。数学化学物理，真题模拟精编汇编三点一测，卷子一片一片地摞起来能到腰那儿，真是学海无涯。如此下来，不仅乔燃这样的边角料撑不住，就连方茴陈寻名次也都略有下降。

偏偏李老师还总指桑骂槐地敲打着，什么不要以为高一高二学习好高三就能考上好大学，不要以为凭着小聪明就能金榜题名，清华北大是朝着一步一个脚印的辛勤努力者敞开的，而不是为投机者存在的。这些话直接刺激了陈寻，让他的情绪史无前例地低落下来，方茴更是特别往心里去，恨不得马上考个第一第二，但是却愈急愈乱。
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当那件事发生，两人几乎一起崩溃。

事情的起因是李老师在晚自习后的例行讲话，每回这个时刻都是陈寻的痛苦时间，为了避免她明里暗里的批评，陈寻总是低头做题不去看她，有时候甚至干脆趴在桌子上闭目休息。

而那天一进门李老师就直接点了陈寻的名，她皱着眉说：“陈寻你起来！别成天迷迷糊糊的！那么辛苦晚上就好好休息啊！尽干没用的事！”

陈寻心里泛起一阵恶心，不情愿地坐好了，方茴回头看了看他，满脸忧心忡忡。

“我也知道你们都挺累的，也不想在这这么关键的时候说这种废话，但是由于某些同学的不自觉，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一说这件事，”李老师严肃地站在讲台前说，底下原本茫然的同学都迷惑地抬起了头，“今天我在文科班上课的时候，有两个女生传纸条聊天，被我没收了。先不说在老师讲解习题的时候，传条是不尊重老师、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事，单说这个纸条的内容。传条本身就是偷偷摸摸的行为，什么正大光明的事不能当面说啊？非要写小纸条？肯定是见不得人的！你们都这么大了，我也不绕弯子。青春期对异性有好感是很正常的事，但是你们要处理好这种情感，不能任之发展成龌龊的关系，影响别人的同时也影响自己。尤其在高三，你们说这会儿是想那些事的时候吗？校园里是让你们手拉手谈情说爱的地方吗？再多的话我也不说了，我给你们留面子，你们也要心里有点数，自觉的话就主动来找老师谈谈，别到最后让我点名点到头上，那可就不好看了。”

李老师的话让班里骤然成了低气压状态，所有人都埋着头不敢吭声，也有的人左顾右盼，偷偷交换着眼色，猜测谁是被李老师抓住的倒霉孩子。而陈寻和方茴则是无比苍白，两个人的心怦怦乱跳，方茴甚至连牙都打战起来。

李老师宣布放学的那刻，方茴就像被施了极刑后放开手脚，浑身瘫软。她有点绝望地回头看向陈寻，陈寻却低着头不知想什么。等大家走得差不多了，陈寻才阴着脸走到方茴身边，方茴眼神涣散地轻声说：“李老师……是说咱们吗？”

“不应该啊……”陈寻摇摇头说，“文科班捅的雷，她们传条干咱俩屁事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！”

“那她干吗那么说？我觉得脊梁骨都冒凉气，好像她就是对着我说呢……”方茴无力地趴在桌子上说。

“她说话不是一直那个劲儿么？甭理她！”陈寻烦躁地说。

“要不我去找她谈谈？别闹得太大了。”方茴抿着嘴说。

“你有病啊！”陈寻焦急地说，“这不是不打自招么？万一她说的不是咱们呢？那以后她还还不更不待见咱们？再说这事能闹多大？她也就吓唬吓唬大家，敲山震虎，怕早恋呗！”